

刊新作劇

虹 夕

作改清畫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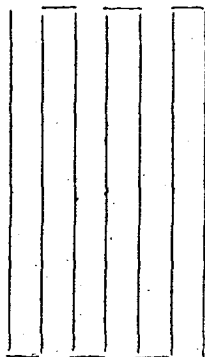
行印局書新北

創 作 新 刊

夕 虹

英國 Harold Brighouse 原作

朱 畫 清 改 編



夕
虹

英國 Harold Brighouse 原作

朱 畫 清 改 編

本劇當初照原文直譯出來過，只七八千字。後來因為還喜歡，且爲了上演的便利，便動了改編的念頭，於是改竄並增補了一些地方，成功了現在的這個樣子。原題「追求者」(Followers)。其中虹的一段及下雨各節，是改編者加進去的。這個得特別聲明，因為已影響到題目的更改。但全劇底主意却還是原來的。

改編者。

夕 虹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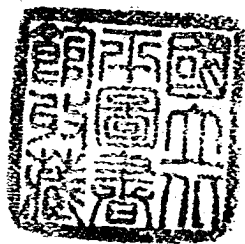
常 玉——五十歲，處女。

吳 宏——五十五歲，常玉底情人，新自北美洲歸來者。

季香林——二十三歲，常玉底表姪女兼幼年學習編織的學生。

貞 園——約二十歲，使女。

佈景爲一九三五年春某日下午、中國南部一小城市中常玉女士家



裏的會客室。是一間頗含舊家風味的會客室。傢具是色調沉暗的紫檀木的。有一些桌子或小几上面鋪着熨燙得極平的綢質的桌毯。各處滿擺着過多的古玩、玉器、磁器之類，似乎不絕地在警告着到這間屋子裏面來了的人：舉止得十分當心。壁上有古色盎然的宮筆花卉畫。什麼地方一個長頸瓶裏插着長長的孔雀羽。什麼地方一個衣架上又挂着黑色馬尾的拂塵。全訴說着這間屋子底身份。台後方一排窗子，很難得地全開着，可以望見外面的樹木，以及樹後的一片寬敞的天空，一帶遠山。天陰欲雨。台左角靠裏一個有欄干的螺旋梯通樓上。門在右方。

(幕啓，髣髴與這屋子裏的空氣有點不調和似地，貞園圍着雪白的圍巾踏踏地以少女輕快的脚步由樓上下來，一面連連地應着「好罷，好罷，知道了」，微笑着一逕走到台右，打開門，出去了。一會兒回來，後面跟着手裏提着旅行小提箱的季小姐。季小姐也微笑着，面容底與服裝底顏色都顯示着青春的幸福。)

貞 (接過季小姐手裏的提箱。) 姑娘說，請您坐一會兒，她馬上就下來的。

夕 季 (並不就坐下，皺眉。) 哎，貞園，你快去跟姑娘說，請她不要爲了我去換衣服罷。要不然我可真要生氣的了。

貞 您說也無益。我們姑娘是決不肯穿了家常衣服見客的。

季 可是我又不是什麼客。

貞 您不是客？可是您這一陣却歇了好幾個月沒有上我們這兒來。您一向都好嗎，小姐？

季 好。謝謝你。貞園，你真是一個好孩子，我不在這兒的時候真是常常念你哩。（到此只好坐下。）

貞 真的嗎？那我真是要謝謝小姐的了。（聲音裏充滿了感激。）真的小姐總是待我好。

季 可不是。咱們兩個從小就待在一塊兒，我總覺得你好像是我底一
個親妹妹。

貞（越說越親熱。）哎呀，那我怎麼配呢？

季（嘆息。）可是，這一回我可不能在這兒久待啦。我剛從武昌到的，待過今天晚上，明天一早可就得住往上海去了。

貞（吃驚。）呵，小姐，您剛一到又得去坐火車嗎？

季（微笑。）對了。

貞 哎，小姐，您真胆大，老是這麼火車輪船隨便跑動的。我可不敢。我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也沒有坐過輪船。聽人說那裏頭的人又多又亂，非常可怕哩。

季（謙遜地。）沒有什麼，孩子。你是跟你們姑娘老待在家裏，所以覺得外頭什麼都可怕。其實在外頭闖慣了也就沒有什麼的了。

(貞園不解，歪着頭睜圓了幼稚的眼睛望她。)

可是，貞園，告訴我，你們姑娘一向都好嗎？

貞 她近來很好。不過，您知道，有時候她是要自尋煩惱的。就是上一個月，繡球兒可使她大大地失望了一次哩。

季 (奇怪。)繡球兒？誰是繡球兒？

貞 (嗤地一笑。)就是我們底那隻花貓兒。它雖然還算斯文，沒有常常在屋子裏頭撞翻過東西，可是，有一天，她却居然有起小貓兒來了。哎呀，這一個打擊可了不得，差一點兒沒有叫我們姑娘躺倒。她簡直覺得繡球兒是欺騙了她。

季 怎麼說欺騙了她？

貞 是呀。我們姑娘說她起初本以為繡球兒是不會有小貓兒的。

季 (失笑。)那末你們姑娘從此可要不信任她了吧。

貞 (認真地。)可不是嗎？

季 (開玩笑。)不過我想，對於你，她總還是始終都信任着的？

貞 對了，我還不曾有過什麼差錯兒哩。(說到這兒不知怎麼好地停

了下來。)小姐！

季 什麼事？

貞 (靦覷。)沒有什麼。(略經躊躇，終于勇敢起來。)小姐，您是我們姑娘最聽信的一個人。她是——呃——我這兒有一件事，非常之使我不安。我想如果您肯替我說一句話兒，她也許……(又停

了下來。)

季 什麼一回事呀，貞兒，你乾脆快點兒說出來罷。

貞 哪，小姐，就是這麼一回事啦。您知道，當十年前我主人把我從

育嬰堂裏領了出來的時候，她曾經吩咐過我，說：「孩子，你從此就是我家裏的人了。你要好好地聽我底話，我一定喜歡你的。

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你得永遠地別同男人要好，那就是說，你得永遠地不要情人。情人：你聽懂了沒有！」哎，小姐，那時候我實在是太小了，世上的事情什麼都沒有知道，所以我就胡裏胡塗地答應了她：「懂」，並且答應了她永遠不要情人，只永遠伏侍她。可是，後來哪裏知道呢，姑娘待我好可真是好的，不過我自

已却……

季（發笑。）哎，我明白了。貞兒這會子可是想要有一個情人了吧？

貞 不，小姐，我可不是想要。

季 那可是什麼？

貞 我呀，是這樣。我天天上咸益雜貨店裏去——咸益雜貨店就是——出街口拐角兒的那家，您知道的。我天天去，去了許多年了。可是打去年起，那兒來了一個管賬的李先生。他注意我。並且我自己，小姐，我說實話，我也不是單單因為他注意我，就是我自己也——我答應過他的。

季 哦。

貞 您瞧我怎麼好悔口呢？可是每回當我想把這件事情告訴主人的時候，她却好像預先什麼都已經知道了似地，她就用眼睛那麼看一看我，我就什麼都不敢開口了。（說說却不服了起來。）可是她自己呢，却不見得從來都沒有過一個情人！

季 貞兒！

貞 不是嗎，一個人不能在路州待上了十年還不知道我們姑娘底故事。她和她那個……

季 嚇，貞兒，別胡說啦。

貞 可是那却是事實。再說，他也已經回來了。我看見他啦。

季 （愕然。）什麼，你說吳宏先生已經從美國回來了嗎？

貞（得意。）哈，是您把他底名字說出來了的，可不是我。是的，他回來了。

季 什麼時候？

貞 我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只是今天早上姑娘領我上咸益裏去買東西——呃，說起來，姑娘本來是輕易不出門兒，今天她却好像是特地要監督我什麼的，她就和我一同上咸益裏去。好，一進去，我們就看見有一位先生向櫃裏站着，低着頭正在那兒點燃一支包金頭的香煙。……

季 包金頭的香煙？在路州也有人抽那麼闊的香煙嗎？

貞 欸，闊不闊我可不知道，反正就是那麼一支，我看見的。好，他

把那煙點着了以後就回過身來。于是他看見了我同姑娘。他便立刻對姑娘摘下帽子來，鞠躬。我起初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哩——小姐您明白我還從來都沒有見過吳先生呀。……

季 呵，我也沒有。

貞 可是，那時候，我們姑娘一見了他，就好像是跳了起來似地，緊緊地抓着我底胳膊，只說，「吳先生」，這麼喘着氣只說，「吳先生」。那麼着，我就什麼都明白了。那末小姐您說是不是呢，既然我們姑娘自己從前也就曾有過一個吳先生，現在我却爲什麼不能夠和李先生要好呢？

季 （取笑地，其實是同情地。）呵，瘋丫頭，你不知道害臊了嗎，幹

嗎連這個也說出來？

貞（忽然明白了過來似地低下了頭。）小姐，我是說……

季得啦，我明白你底意思了。（撫愛地。）回頭我瞧機會替你說到罷。可是我問你，貞兒，你們今早上碰見了吳先生，後來可怎樣了呢？

貞後來可沒有什麼。我們姑娘叫過了他，便立刻又變得若無其事起來，好好兒地走到裏邊那個櫃台跟前去買東西去了。那位先生呢，他也就一聲不響地，走了。起先我還疑到他只不過是也姓吳罷了，並不一定就是我們底那位「吳先生」。但後來想想，實在還是的。所以，這會子我一想到我們姑娘當時的那種神情，我真不

能不佩服她是一個有勇氣的女人哩。小姐，您說，不是嗎？

（季小姐微笑點頭。此時樓梯上有脚步聲。兩人暫時沉默。是常玉女士下來了。常女士雖說是五十歲的人，但這個年齡要在把她看得久了以後才能夠看出，粗粗看去却似乎要年青一點。這個當然得歸因子她身材底柔小與穿着底精緻。再則不知怎麼，在這位女士身上還有些地方總使人覺得她是曾經在什麼教會學校裏受過薰陶來的。這個在她底表情與動作上似乎也可以使她顯得年青一點，因為那裏面正含有一種整潔與伶俐。雖然在另一種場合，這種整潔與伶俐也足以使人感到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冷氣。也許這種冷氣是一個老處

女身上所特有而且所必有的。此時，她走向季小姐，歡迎地把對方底手緊緊地握着。兩個人於是寒暄起來，坐下。貞園退。）

常 香林，我真沒有想到你這會子會上路州來的。我真高興。

季 是嗎？可是這一次我在路州却不能夠久待哩。我剛到，由武昌來，不過如果天氣好，明天一早我就得走了。（談話中正望見窗外。）喲，已經在下毛毛雨了。春天的天氣真靠不住呀。

常 可不是嗎？不過你忙什麼呢？這一陣我正想有一個人來談談，你多待幾天不好嗎？

季 本來是應該陪表姑母多待幾天的。不過，這次我却有一同伴；軼

夫。他住在旅館裏。他這次也特意上路州來了，說是要我引他來拜看拜看表姑母，然後和他一同到上海去。

常（吃驚。）他也要來看我？

季（點頭。）對了。

常 哦，我知道了。恐怕從此以後你來路州的機會要更加少起來了吧。

季（含笑。）表姑母說「從此以後」是什麼意思呢？

常 哎，孩子，別瞞我，我聽見你底好消息了。你們訂婚了，不是嗎？

季 是的。我今天來也是爲了要告訴表姑母這個消息的。我要表姑母

爲我們祝福。(頓。)我們常常談到，表姑母是女子中的情聖，我們青年人是怎麼也跟不上的。

常 (被勾動了心事，連連含笑地搖頭。)別說啦，孩子。表姑母底一生是失敗的了，她底祝福恐怕是不值得什麼呵。要不然，爲了底好孩子香林，那真是要我說出怎樣的祝福來都可以的。

季 哎，要是那樣，那我們真是十分感謝。(頓。)表姑母！

常 欸？

季 我現在就要介紹你和軼夫認識認識，好嗎？

常 (不解。)當然好的。你幹嗎問這個話？

季 是的，我當然知道表姑母是願意認識他的。(難于啓齒。)不過，

我却知道表姑母這兒的規矩。我記得自從我上表姑母這兒來學手工以來，却從沒有見過一個男客也上表姑母家裏來過。而我現在却希望……

常 你希望什麼呀，孩子？我想你總不至于要我在家裏接待你底未婚夫吧？

季 (臉也紅了。) 哎，表姑母，請你原諒我底失禮的請求。不過，我實在是有一個幼稚的夢想，我希望軼夫能夠見到你曾經在這兒教過我作活的這間屋子。表姑母，你可以容許我這個幼稚的願望嗎？

常 哦，孩子，這個——恐怕不十分好吧。如果是在外面呢，我當然

是十分歡迎認識認識你們軼夫的。可是，在家裏，你知道，二三十年來我却已在這兒養成了我一種——我叫它什麼呢，我就叫它做我底生活空氣。我覺得如今讓一個男人跑到我屋子裏頭來，這對於我底屋子和我底心境，都是怪不合適的。所以我也不願意因為你們軼夫來破了例。得請你原諒。

季 可是，軼夫只當是你自己底孩子罷了，他進來了可有什麼關係呢？

常 不，不能那麼說。而且，說到是自己底孩子——唉，這會子且別提起這個罷。總而言之，我屋子裏還擺着這麼些磁器和古玩，我也總得顧慮顧慮到它們才好。你知道，起初我就是連對於我們底

那隻花貓繡球兒，也都是十分不放心的哩。直到後來，我看看她走起路來倒還算謹慎，這才算好了一點。可是我最怕男人，他們一舉一動都是那麼粗心浮氣，動不動就要撞翻東西的。

季 可是軼夫並不那樣。軼夫他這個人是挺斯文的哩。

常 (搖手。) 沒有錯，孩子。不過我還是覺得不要讓他進來的好。

季 那末，表姑母，你是一定不肯的了？

常 請你原諒。

季 表姑母，你有些地方未免過於固執，這些心理我們青年人 not 十分了解。

常 (忽然溫和地微笑了起來。) 孩子，你要我怎樣呢？固執也有固執

的苦衷呀。你這個孩子怎麼可以要老姑母也處處跟你們一樣呢？

季（也笑。）那末像表姑母這個樣子對待男人，倒好像是要把他們全數都裝進馬棚裏頭去似的，不是嗎？

常呵，馬棚不馬棚呢，我倒不管。其實我也不管你們這些人是怎麼款待男人的。只是我自己，我心下却是有了了一定的意見的了。

季（忽然而來。）那末你不管我，是不是也不管貞園呢？

常貞園？你幹嗎提起她？

季（直入。）她已經在和人家戀愛了。可是她又沒有忘記你們早年有過的信約，所以她正在這兒覺得爲難。

常哦，這件事本來我也早已看了出來的。可是，你却怎麼會知道？

季 她自己告訴我的。

常 什麼時候？

季 剛才。

常 (難受。)嚇，這小東西，她倒不早一點兒坦白地告訴我。虧她還提起什麼信約不信約哩。(牢騷。)其實，我也早已覺悟過來的了。我知道那麼一句空話是早晚要靠不住的。不過，她現在如果真是在和誰戀愛，我想我到如今這一點兒開通還有，我也並不一定絕對地禁止她。

季 是嗎？假如她早知道表姑母是這樣……

常 不，你聽我說。要說我這會子就肯讓她怎樣怎樣，那還是談不到

的。不過我可以默認。再等幾年就是了。現在呢，還早一點。

季 她今年多大了？我記得是……

常 到五月滿二十。

季 哦，也不算小啦。表姑母，這實在也早已到了一個女孩子能夠感到寂寞的時候了哩。

常 呵，要說是寂寞，那末她儘可以多做一點兒活計的。

季 那也是。不過，有時候人真正地寂寞起來，恐怕就是連做活計也不成的吧。譬如，表姑母別怪我這麼直說，在這樣春天的晚上，表姑母你自己難道就不會有過什麼孤獨難受的時候嗎？

常 孤獨？那在我當然又是另一回事情。是的，我是已經慣于害怕孤

獨的了。記得六七年前有一天晚上，這兒一家街坊鬧賊，那時候我真怕極啦。我那時候真會那麼想，我想假如我身邊有一個丈夫，我該會怎樣地覺得安全哩。——哎呀，我居然說起丈夫來了，這個使你聽得很不順耳嗎？

季 不，沒有什麼。平常同學們見我提到軼夫，也總愛 husband，husband 地這麼笑我的，我聽聽也沒有什麼，反而覺得有趣。

常 反而覺得有趣？呵，我可不，我平常可是非常之害怕聽見這個名詞的。想都怕想。

季 那恐怕是因爲表姑母對於婚姻的見解和我們不同的緣故吧。並且

……

常不，孩子，倒不是那麼說。你總以為我是很反對婚姻的，其實不然。你不知道，就是我，從前也有過一個時期，和一切人一樣很熱烈地期望過結婚哩。可是沒料到我所要嫁的那位，只因為我對他說了一個「不」字，便走得遠遠的了。當時我底意思，並不是當真的。不過他以為我真。並且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當時我為什麼要對他說「不」，而實際上我整個的心却正在急于要對他說「好」。唉唉，香林，香林，同你底軼夫好好地消受你們底幸福罷。真是謝謝天爺呵，你沒有對他說一個「不」字。

季 哎，可不是嗎，本來我也願意我是一個不肯隨便的好女孩子，我就對他說了兩次「不」。但軼夫却求了三次。在第三次頭上，我

想，這已到了我該答應的時候了。

常 可是吳廣之先生呀，他却只向我求婚過一次，以後他就走開了。

季 吳廣之先生？

常 是的，那是他底號。唉，我沒有打算提到它的，請你忘了罷。香林，舊的記憶最好是給忘記的。

季 可是表姑母，舊的記憶雖然是記憶，但人生總還可以有新的前途。

常 不，我已經沒有了。我不能忘記我過去的黑影。好在我如今也早已不希望什麼前途的了。很久很久以來，我已決定只讓我這一輩子和我自己底影子相守着過下去。我覺得光明倒反而是可怕的，

令人難耐的。

季 那是爲什麼？

常 (嘆息。)孩子，這個你不會懂，可也沒有懂的必要。反正你不會走到像我這樣的陰暗世界裏頭來就是了。在那邊光明的世界裏，你底丈夫和你底孩子們正在等着你哩。

季 (愛嬌。)哎呀，表姑母，你到底沒有好話說，非要把人家說得不好意思才了的。

常 (正色。)不好意思？爲什麼？告訴你，孩子，對着生活和幸福自豪罷。

季 哎，我們青年人有了這麼些却還是這麼貪求。表姑母你却只滿足

于你生活裏頭的那一點點兒。

常 滿足在我是談不到的。(泛想。)哦，不過，像我這種人，也許真可以算是有了滿足了吧。我已經毫無所求，也許這個就可以算是一種滿足了。不過，生命總還是屬於你們青年人的，生命和歡娛的日子。對於我，却只有暮年人底陰暗罷了。對，香林，你提到孤獨，這個東西實在已經是我多年的伴侶，而且我也是十分怕它的呵。從前我因為受不住孤獨，還常常哭泣，因為那時候我覺得白天太長，而夜晚可是更長呵。

季 現在呢？

常 現在我却常常在這兒夢想。我夢想我也有兒女，就和別人底兒女

一樣——不，還要好。佢們是專屬於我的，而且還永遠乾淨，伶俐，美麗，而且這永遠是小天使似地不會長大起來，因為長大了我就要不喜歡了。佢們都非常之聽話，從不會弄壞我底擺品，也從不會弄皺我底桌毯，而且都非常愛我。當我感覺孤獨的時候，我就在心裏叫着佢們，而佢們也就一個個都圍到我身邊來了。這麼着，我也就並不孤獨。我叫佢們坐下——在這屋子裏各個適當的地方我都想像着擺有許多小小的軟椅子的，這都是爲佢們而設的。這樣子，如果是在冬天，佢們便可以一面守着火爐裏頭的閃光，一面却乖乖兒地聽我講故事。我講許多故事。有時候，我就講佢們底爸爸。（說忘了形。）我說爸爸當初第一回向媽媽求婚，只

因為媽媽對他說了一個「不」字，便氣憤得走得遠遠兒的了。可是終于還是耐不住，過不了多久可又回來了。那才可笑哩。可是這回，媽媽却覺得不應該再使他傷心，所以這一回媽媽就爽爽截截地答應了他。這個因為媽媽心裏也實在是愛爸爸的。聽到這裏，孩子裏頭有一個就這麼問，說：「爸爸現在在哪裏。我聽了却不回答，而只把他拉過來，緊緊地抱在我懷裏連連地親他，只比方他爸爸是一個古代的騎士，出征去了許多年沒有消息，這時候母親心裏感到一種溫熱而又幸福的悲痛。這樣子，我便撇開這些，再跟他們講起別的故事來。我在晚上也每每被他們用小胳膊從夢中抱醒。于是我又把我底小寶寶一個個輪流地擁到我懷裏來，讓

佢們一個個把佢們底小嘴唇送到我底嘴邊。我一面親着佢們，一面却念着佢們底爸爸而流淚，然而却幾乎可以說是幸福的眼淚。這樣子我就把我實際生活上的一切都忘記得無蹤無影，我就再也不承認我自己只是世界上這麼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可憐人，因為丈夫雖不在身邊，而她底孩子却能夠給她安慰，並且她自己也還是世界上一個最慈愛的母親呵。香林，你聽我說，近幾年來一天一天，我就是這麼做着夢過了下來的。除此以外，我却還能夠再有什麼要求呢？……

季（聽得出了神。）呵，表姑母，我想這樣的幻想也許比實際上的幸福要更有意思吧？

常（忽然變過了聲調，堅決地。）不，不，決不！一點兒意思也沒有！唉，香林，請你把我剛才所說的全都忘了罷。我已經說了許多廢話了。真沒有意思。唉，香林，不要談這些，你且先多告訴我一點關於你們結婚的事情。你們是不是打算不久就結婚呢？你底嫁妝預備得差不多了沒有？哎呀，我正在這兒想，我得送你們一點什麼禮物。送什麼好？我想……

（貞園入。）

貞（面帶驚慌。）姑娘！

常 什麼事？

貞 有一位先生在門口，他要見您。

常 一位先生？（望季香林。）他冒雨來了嗎？

季（搖頭。）不，許不是他。他和我說好了要是表姑母肯答應，也還得等我去領他來的。

貞（急口。）不，不是，姑娘，這位先生不是別人，就是我們早上在威益裏碰見過的——不過穿得更整齊了，但我還認得是他。我對他說您不能見他，但我就好像和壁頭說話一樣。

常（失措。）哦，這怎麼好呢？

（三個人都沉默起來。常女士輪流地看着季小姐同貞園底臉，彷彿是徵求意見。可是望了幾下就不再望了，只把頭低着。

忽然她抬起了頭來，堅決地。）

我見他，你快去請他進來！

貞 請——請他進屋裏來嗎？

常 對了，進屋裏來。快去。

(貞園惶惑着，不知該怎麼好，但略一躊躇終於出去了。常

女士起立。)

唉，香林，這是我受審判的時候到了，請你不要離開我罷。

季 (也起立。)好罷，你要我留在這兒，我就留着。

常 唉，我底勇氣也許不夠呵。這是天可憐見我，所以才預先打發了

你來看我的，並且使我爲你換好了衣服。哎，香林，我告訴你，

這就正是那位吳廣之先生來了哩。我今天在外頭碰見過他的。

季 是的，我知道。

常 你知道？

季 對了。貞園告訴過我。

常 哦。（摸衣襟，看腳。）哎，香林，你瞧我底衣服還可以嗎？

季 很好。並且你今天的臉色也十分好。

常 真的嗎？我可是慌了。（摸頭。）我底頭髮……

季 頭髮也很好。真的什麼地方都好。

常 （似放心又不放心，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哦，香林，告訴我我該用什麼款待他？給他茶喝？什麼茶？毛尖呢還是龍井？茶太普通了，還是給他喝一點兒酒罷？他們男人平常是不是愛空口喝一

點兒酒的？或者還給他來一點兒什麼點心？什麼點心好，你說？
唉，我真是什麼也不知道呀。關於男人們底事我真是什麼也不知道呀。這怎麼好呢？

季
（寬慰。）你不用空忙了，表姑母。我想這些事他是準不會在乎的。

（常女士正要再說什麼，門上却很有禮貌地敲了三響。）

常
請……進來！

（貞園引吳宏先生入。接過了吳先生手裏的帽子同雨衣，挂上，隨即把原有的茶具也收過，她出去了。這兒吳先生看去是一位忠厚的老年紳士，面帶健康的紅棧色，身材魁梧，着

暗栗色洋服，極整飭，頭髮是略帶灰白的。他有一點兒害羞，一進門頗覺不自在。向常女士鞠躬。常回禮。）

哦，吳先生，是您！

吳（洪亮的聲音很難得地在這間屋子裏頭響動了起來。）是——是我，常女士！我是新從美國加里福尼亞回來，現在以一個舊友的資格特來府上奉看的。本來我打算明天來，這麼冒雨來奉訪很是失禮，請原諒。

常 呵，哪裏。謝謝吳先生。（介紹）這位是吳先生，吳宏先生，我從前聖瑪利女學時代的同事。這位是我底表姪女，季小姐。

（兩人相對鞠躬。）

少

虹

吳季小姐好！

季吳先生好！

常吳先生請坐。都請坐。

吳謝謝。

（大家坐下。吳先生坐的是二把矮腳的椅子，他底長腿很敏捷地使他感到這一點，因而他更顯得有點不安。）

常（奇奇怪怪地就問起來。）吳先生愛喝什麼茶？毛尖呢還是龍井？還是來一點葡萄酒好不好？哎，這個地方真見笑，竟買不出什麼好酒來，連勃蘭地都……

吳呵，謝謝常女士！我這會子不想喝酒。茶呢，哪一種都好的。

（他看一看季小姐，不滿意于她底在場，默然。）

（貞園托茶重入，斟畢即復退出。）

常（困難地，但是勇敢地。）吳先生在美國那麼久，現在回到中國來，尤其是走到了像路州這樣的小地方來，很覺得什麼都看不上眼吧？

吳 哪裏，我倒是十分高興地回到祖國來了。

常 哦，是的，愛國心總是人人都有的。聽說吳先生在加里福尼亞棄學就商，經營種葡萄的事業，十分發達，說一切美國人都不能跟您競爭哩，我們也曾經在報章上看見過消息，真是欽佩得很。吳先生爲祖國增光，並且……

吳（打斷。）請原諒我，常女士，我不是爲了談論這個來看您的。

（以下似還有話，但瞥了季小姐一眼，又止住了。）

常 可是這個談話也很有意思呀，對於我們未出過國門一步的人。

吳 不，一個商人底生活，是不值得一位高貴的女士來細聽的。常——

常小姐，我底生活對於您，比您底對於我，趣味少多了。

常 我底生活？我有什麼生活呢？我自從……

吳（起立。）是呀，我就是爲了要聽這個來的。我想關於您底事情。

令表姪小姐想必是知道得很清楚，我怕她再來聽你細細講起是一定很沒有趣味的吧。

常 不，我知道香林是不在乎的。（對季小姐。）是不是？而且我也並

沒有什麼可說的。

季 哦，不錯，吳先生，我應該讓您們兩位老朋友在一塊兒談談。

（起立。）

常 （驚慌起立。）不，不行，香林。吳先生，您這一來可把我們底談話打斷了。她本來正在這兒給我講她訂婚的事情哩。

吳 （鞠躬。）那末我給季小姐道喜。

季 謝謝吳先生。

常 香林，你還是接着講下去罷。

季 真的，表姑母，我已經再也沒有什麼可講的了。

吳 哦，可不是。

季 表姑母，我現在就暫時告辭，去旅館裏看一看軼夫，一會兒再來。好在這會子雨也停了。

常 (惶急。)不不，香林，你不要就走。呵，你巴巴兒地來看我，就這麼走了可不成。

季 真的，我並不走，表姑母，一會兒還要來的。我原打算至少今晚要在這兒陪表姑母談談。您瞧我底提箱這會子並不帶走哩。

(對吳。)那末吳先生，一會兒見。

吳 (鞠躬，順手把門打開。)一會兒見，季小姐。(當她走過時，低聲地。)姑娘，難得您這麼懂事，我真感謝。

(季小姐微微一笑而退。吳先生把門帶上，回過身來，忽然

變成了命令式的口氣。）

現在咱們好好兒地來說話罷，素真！（說畢自己就坐了下來。）

常（沒精打采地也坐下來。）吳先生，究竟有什麼可說呢？

吳我提醒你，素真，我底名字叫做吳廣之。

常是的，我並沒有忘記。

吳你該說，你也並沒有忘記你用來叫我的最後那一次。就是在這間屋子裏，不是嗎？我一生從沒有像那樣喪氣過。我進來，見你一個人在着，我向你提出了我底請求。而當你突然高聲地說出了你那個「不」字的時候，我單單爲了驚訝也要把這地板跌穿。我當時只那麼堅決地相信着，你只不過是正在那兒專等着要我去向你請

求的。我一生之中也曾經受過苦，可是却從沒有苦到像那一天那樣——那是哪一天？幾年以前？二十五年以前？

常 是的，二十五年以前，三個月零十天。那是宣統二年正月初二日裏的事。

吳 哦，可見你並沒有忘記呀。是的，我也沒有。就是我像一隻被打了的狗一樣把尾巴夾在大腿中間逃跑的那種情形，我也沒有忘記。呵，那時候我逃到上海，把我身邊所有的錢都交出去換得了一張船票，於是讓那隻殘忍的海船把我神祕地帶過了太平洋，帶到了舊金山海岸。素真，你知道不，自從我到了那地方，我是一直都想着要再回來的。我在二十五年之中一直都那麼想着。這是

我一直不寫信回來的的主要原因。我一直都想着要比信還快地回到這兒來。可是，起初我籌不着旅費。等到有了旅費我又被熱病所打倒了。後來病好了，我又依然沒有錢。等到我再有了錢，那却已經是在我離開了你的兩年多以後——到那時候我却有了一個不好的幻想，我想到你必定是已經嫁過了。

（常女士身子一震。）

哦，不，請原諒我這麼說，因為我當時確實是那麼想着的。不但當時，便是後來許多許多年，我都一直是那麼想着的。因此在我心上又加上了一層黑影。我想回來，却又不敢回來。我想寫一個信回來問一問你，却又想到問也問不着什麼，你一定不回答，倒

不如自己親自回來看一看，然而我又不敢。我怕，我怕一回來就果然證實了我所害怕的那件事情，那我可受不了呀。所以我還是躲在外國，躲得那麼遠，一面進行着你所謂的我底事業，一面却在心裏自個兒做夢。我夢想你始終是對我好的，並盼望老天爺有一天會可憐見我，會給我創造出一個什麼奇跡來，使我從你這兒得着一點確實的好消息。而這個奇跡，不料到兩個多月以前，我就居然得着了。……

常 呵，那可不是我呀。我和你一樣也是什麼都不敢的哩。

吳 是的是的，我並不是說你親自給了我信呀一類的什麼東西。那是，你聽我說，是這樣。一天在一個毫不相干的地方，我碰見了

一位新去美國的華僑。從他底口音上，我居然發現他是路州人。這個可真使我吃驚不小。我於是過去和他攀談起來。于是他和我談到你。他說他雖然並不直接認識你，但他却知道你底故事，因為他說你底出名的故事在路州這地方是差不多誰都知道的。他並不知道我底來歷。實在他所知道關於你的也太少。他談得並不精細。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在他底談話裏，他却使我知道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便是他告訴我說這麼許多年來，你也是和我一樣，始終都是一個人獨自住着的。呵，只要知道了這個，我就什麼都夠了。于是我便立刻扔下了一切你所謂的我底事業，我回來了。回來了而且看見你了。唉唉，素真，你說我現在也是

在做着夢，我現在也並沒有真正地看見你嗎？不，不是夢，這是真的，我是真看見你的！唉，素真，關於我自己底事，我就說到這兒爲止。現在我要你跟我說話。你說呀，素真！我要你告訴我，你一個人這麼許多年是怎麼過去了的呀？

常（頹然。）我嗎，照你所知道的，並沒有什麼變動，只一直都住在這裏。

吳 哦，你又提到家，你知道我是以什麼地方爲家嗎？我是已經慣于聽別人談起他們底家的了，談起他們底父母、姊妹、情人，談起他們底妻子同兒女。可是，我呢，我却有什麼家呢？當我想起家來的時候，我所會聯想起來的便只有路州城這個地方而已。

常 可是你底老家並不在這兒，而且你從前也並沒有在這兒常住過。
吳 可是你却是在這兒常住的呀。對於我路州城就是指你。素真，你
難道還不明白我所以回來的原因嗎？

常 你在外國成了富翁，現在上了年紀，也應該歸來休息休息的了，
不是嗎？

吳 呵，年紀？你真是說得多麼古怪。我覺得自己還是和我離開你的
那一天一樣年青哩。呃，素真，真的，我現在就要來問你一個問
題。那是當我脚一踏上美國就沉重地壓在我心上的一個問題。也
是使我想到了立刻乘第二班船回來的一個問題。那問題是這樣，
素真，我現在問你——假如我當時並沒有聽你，假如我當時再向

你求了一遍，你可還會說出那個「不」字來嗎？

常 唉，那我可怎麼能夠告訴你我會說出一些什麼來呢？

吳 嚇，素真，你又來了。你曾經好好兒地把佳期錯誤過了。你應該
不忘記那一次的教訓才好。

常 可是那却都已經是事過境遷的了，現在可沒有再來提起的必要。

吳 哦，你底意思是說，我應該既往不咎吧？

常 假如你樂意，吳先生，那也是好的。

吳 不，我並不樂意，素真。可是我遵命不再去過于追究。過去的已
經過去了，可是我還可以有將來。

常 那末你還打算回美國去嗎？

吳 回美國去？不，不去了。那兒的事情都結束過了。

常 那末你從此在中國，打算挑一個什麼好地方住下來呢？

吳 我嗎，打算就住在路州。

常 這地方小，很寂寞呵。

吳 不，一點兒也不寂寞。不但不寂寞，並且我還希望能夠在這兒找着我底歸宿之所。

常 哦，那末你倒是有意要在這兒組織起你未來的家庭嗎？

吳 正是，那正是我最大的願望。

常 呵，那好極了。將來我們一定會有共同的朋友，在佢們家裏我們是一定會有機會時常碰見的。

吳 在別人家裏？素真，我要說只有你才是一位最好的女主人家哩。

常 不，我可不那麼想。我是最不會款待客人的，尤其是男客。你剛才提到你最末那次來看我的情形。你知道嗎，那時候我父親已經死了。自從你那次來過以後，我這兒就從沒有一個男客進來過哩。真是，吳先生，今天你這麼一來，可把我所有的規矩都給破壞了。

吳 那末我說，這也實在到了你該再和男人們交際交際的時候了。並且你這間屋子，也應該從此變得響亮了起來才好。

常 不過無論如何，我這兒却是一間老處女底屋子。

吳 什麼老處女！老處女都該把來吊死！——呵，素真，請原諒我，這是我染上了商人底習慣，所以說話才會這麼粗鹵的。不過，我現

在從心裏對你說，你現在在我眼裏，就和你從前是一樣美麗。你底臉子，你底可愛的眼睛，你底神祕的微笑，真是和從前一點兒也沒有不同。呵，你不知道你底那種神祕的微笑呵，在我底幻想當中曾經給過我多少安慰。它曾經使我害着熱病的時候也並不覺得痛苦，因為那時候我可以躺在床上靜靜地想你，想你底微笑，那麼神祕地，浮在空中，招引我使我也飄飄然地浮了起來跟着你一直飄到那馨香朦朧的天國裏頭去。而且你也從沒有想到你底這美麗的腳踝，這世界上最雅緻的腳踝，在我底回憶當中曾使我做過多少甜蜜的好夢。我曾想到，一個中國人在二十五年以前哪裏會有那種幸福呢？但是我却居然有了。因此當我一想起你，我總

也會想到——呵，怎麼地，素真，你在生氣說我不應該提出這些話來嗎？我不過是說……

常（遮斷。）吳先生，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對我提起這樣的話的。我請你最好揉一揉你底眼睛。

吳 爲什麼？

常 爲了把我看一個清楚。

吳 可是我早已看清楚了。我覺得你除了服裝，和二十五年以前是絲毫沒有不同。可是服裝却不能改變一個人底真面目。

常 呵，先生，請你不要再說了。我覺得你簡直是在取笑我。

吳 我不取笑我底神明。

常 要不然，那就是因爲你太愛奉承女人了。不過，我告訴你，先生，你就是要奉承，也請你找一個好一點的對象去奉承去罷。你爲什麼却偏要找着我這麼一個又瘦又有皺紋的呢？

吳 素真，我問你也有鏡子嗎？

常 我當然有的。並且我天天在那裏頭看見我自己臉上的皺紋。

吳 那是你底鏡子撒謊。

常 (凜然。)先生，對於你這些恭維話，可惜我太老一點了。現在我可以請你說出你今天來訪問我的真正的目的嗎？

吳 目的？素真，你問這話我看你未免太不聰明一點。

常 是的，那却是因爲你太神祕，太使人不易于了解了的緣故。

吳 得，素真，那末讓我來對你直說，旁敲側擊不是辦事的態度。我告訴你，素真，我今天來有一個目的，那目的就是要請求你作我底太太。素真，這是我第二次的請求，並且離第一次也已經長得夠苦了。但是那却不是我底過錯。素真，改變心腸是女人底特權，你難道還不改變你底心腸嗎？

常 哦。（頓。）對的，廣之，我現在已經改變我底心腸了。

吳 （愉快地近前。）素真！

常 （高舉着手後退。）你沒有明白我底意思。

吳 不，我明白你底意思——我明白你改變了你底心腸，並且……

常 廣之，你聽我說。當我從前說「不」字的時候，那只是我底嘴唇要

那麼說，我底心却只痛得急于要答應你說「好」的。現在呢，我對你說「不」，却真是心口一致。

吳 呵，可是我這一次可不要你說「不」了。我要一次一次地求你，直到……

常 直到什麼，廣之？直到我再變成一個少女嗎？可是，你底求婚不會把我底青春帶回來，也不會把你自己底帶回來呀。

吳 可是我以為我們底青春是依然並沒有失去的。時間有什麼關係呢，假如愛情能夠保持着她底青春？

常 你底愛情還能夠保持着她底青春嗎？

吳 是的，還能夠保持着她底青春，并且還是又鮮豔又堅強，就和我

離開你的那一天一樣。她是永遠不會憔悴的，而且永遠不會……
常 哦，是那樣嗎？那末讓我來告訴你那是爲什麼。那是因爲你去了，你在美國有了你底事業。你把愛情放在一邊，用別的思想來充滿了你底心坎。……

吳 談不到充滿。

常 于是你給我留下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很小心地把我封藏起來，就像我封藏起我秋天的莓子一樣。有的時候，你把想我的念頭拿出來，好好地把玩着，修飾一番。還沒有等到你覺得足夠，你却又有你必須去處理的事情，你便又不得不把我攔下，放還到我那原來的地方去，而等到你第二次有了閑暇，與頭來了，你才又再來

看她。可是，我呢，我却沒有赫赫的事業來佔據我底心。我沒有封臘封藏起我底愛情使她時常是新鮮的。我只能讓我想你的念頭天天時時刻刻都在我底心裏轉動着，糜爛着，將我底心長久不斷地腐蝕着，直到有一天「時間」來醫治好了那所有的創口。然而，這個時候，我底心却早已是用得過多，疲倦了，失去了一切的彈力，完全沒有生命的了。所以，包總一句話，事情就是這樣：「時間」它用神的光圈來縈繞了你對於我的愛情，而同時它却把我對於你的愛情，殺死了。

吳素真，我覺得現在還不晚。愛情是不會死的，她不過是睡着了罷了。讓我使你底愛情回醒過來罷。

常 不，不行。廣之，我告訴你，許多年許多年以來已經是太晚了。真是太晚了。可是我如今也並不希望什麼幸福。我已經有了滿足。我有我底死灰一般的平靜，它會把我平平安安地帶到我底墳墓裏頭去。

吳 唉唉，素真，請你快不要說這些。可是，即使你這樣也算得滿足，而我却有些什麼呢？

常 你曾經有你底生活，一個豐富的生活，一個大丈夫底生活。廣之，你已經很可以了。

吳 不，決不，我過去二十五年之中可都是靠着希望生活了下來。我不能讓我自己以後只在追悔上面討生活。

常 那末你不妨把一切希望都改成回憶。

吳 回憶什麼？

常 回憶什麼？你可以回憶你一生的事業。我呢，我可以回憶我一生的悲哀苦難。這都是「時間」分別給我們帶來的。

吳 哦，那末依你說，我是已經再也沒有希望的了，素真？

常 一點兒也沒有。

吳 (起立，躑躅至衣架跟前取衣帽。) 哎，又是一次失敗。二十五年以來在事業上是從來不知道有所謂失敗的。

常 是呵，吳先生，在事業上勝利了也就已經很可以自慰的了。

吳 吳先生！

常（走上前伸出手去。）再見！親愛的朋友，廣之，再見！

吳（執着她底手，懇切地。）素真！（她搖頭。）再見！

（吳廣之出。常玉嗒然地坐下，從懷裏掏出了一個銀鍊來，打開，那裏頭許是嵌了照片一類的東西，因為她老是對着它那麼看了又吻，吻了又看。舞台暫時沉默。此時已快近傍晚時分了。窗外的天空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吐出了半天淒婉的雨後的晚霞。漸漸地，從那遠山的一角上越過一叢樹梢，還彎彎地吐出了一道采虹來了。越來越鮮明了。影響所及，滿屋子裏都浴着光采了。季香林輕輕推門而入。）

季（低聲地。）表姑母，客去了嗎？

常（把鏡關起，納入懷中。）去了。哦，香林，你原來並沒有走？

季 對了，我只在貞園屋裏待了一會兒。

常 呵，香林，我問你，當我先前不答應你讓你們軼夫到我家裏來的時候，你很失望嗎？

季 不過我們兩個都十分希望他可以來就是。

常 哦，那麼着，香林，你快去跟你們軼夫說，他可以來，我歡迎他來，這就來，只這一次。我等他。

季（喜出望外。）真的嗎？哎呀，表姑母，真是謝謝你，你不知道你這樣給了我們多少快樂呀。（正要告辭出去，忽回身望見窗外。）噫，表姑母你瞧，多好看，天上有虹哩！

常（也回身。）呀，是呀，真好看，這虹什麼時候起的！

（兩人背向着台下並肩看虹。貞園聞聲而入。）

貞 姑娘叫我嗎？（也看見了虹。）呀，真好看呀，虹！

常（見貞園。）哦，貞園，是你！（忽然將手扶在貞園肩上，情不自禁了起來。）哎，貞兒，我跟你說，我已經知道你在和誰戀愛了。我看那個人也是一個好人，現在我答應你和他結婚罷，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

貞（又是一個喜出望外。驚惶失措，突然跪下。）呵呵，姑娘，我底天大的恩人，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感謝您呀！

常（二字一字地。）你不用感謝我。你只須感謝你們自己就得了。因

爲幸福原是你們自己底，而且你們也並沒有把它錯過。（扶貞園。）

（此時虹已在漸漸淡去。室內暮色漸濃。幕落。）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夕 虹 實價壹角伍分

作 者 朱 畫 清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貴陽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2
269053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拾五日收到